

三峽藍染工藝產業的回顧與重現

On the History and Regeneration of Sanshia Indigo Dyeing Industry

文·圖／林炯任 Lin Chiung-jen (臺北縣三峽鎮插角國小教師)

本文前半部回顧三峽藍染工藝產業的歷史演進，後半部檢視1990年代以來在三角湧文化協會的推動下，三峽藍染的再起步，為三峽藍染發展史的重建與新用過程，以及民間團體、現代技術與社造理念在重建、保存與傳承地方工藝史上的角色，進行了基於經驗的範例陳述。

Composed of a review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anshia indigo dyeing industry, and a delineation of the regeneration of indigo dyeing craft in Sanshia since the 1990s, the essay offers an practical example of how the history of local craft industry can be reconstructed and applied in community empowerment project, and what significance local groups, concept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and modern techniques may have in the process of reconstruction and regeneration.

臺北盆地四周多為丘陵及山地分布，由於盆地四周氣候及環境適宜大菁的生長，自古即為大菁染料的產地。早在漢人移民之初，即引進山藍（俗稱大菁）的種植，隨著漢人的不斷移入，在藍靛（又稱靛青、藍澱）產量的需求上增加，由於所製造的藍靛品質優良，故能大量外銷中國大陸並提供本地染布業者使用，也因而帶動了北臺灣染布業的發展。

本文藉由「三峽藍染工藝史的回顧」，探討藍靛生產及染布業在北臺灣興起到轉化的發展歷程，並以三峽社區為例加以說明，期能建構「臺灣染布業發展史」的一頁基礎。

北臺灣山藍種植的開始

北臺灣藍草的種植，可見於清康熙56年（1717）的《諸羅縣志》，其中即有臺南以北地區有藍和藍靛生產的記載。而臺北平原自康熙48年（1709）漢人墾戶陳賴章取得臺北地區的墾照後。隨之而來的漢人墾戶也逐漸散居在臺北盆地的四周，他們除了在平原上耕作種稻外，也逐漸向四

周山區拓墾，種植甘藷與大菁。接著以販賣藍靛的商人在雍正年間（1723~1735）也開始出現，如福建惠安人黃典謨（字秉直）於艋舺地區販賣藍靛、硫磺等物品來營生，獲利頗豐。林口菁埔地區在乾隆54年（1789）有泉州人許志明率三子來林口開墾，因高地乏水以種藍為業¹。皆可見當時藍的種植與藍靛的生產已具規模。

臺北盆地的藍草分布是山藍（又稱大菁、馬藍）、木藍二種。皆以沉澱法製作染料。大菁性喜多雨潮濕，適合於低海拔背陽山谷坡地或山溝水邊略透陽光的潮濕





2

雜樹林下中的腐質土上繁殖。臺北盆地四周山區正提供大菁良好的生長環境。先民在山區開發時，在較平緩地帶上開田、養豬等，而山坡地等不易開墾之地，就是選擇大菁等作物，製成藍靛後，運往艋舺，再轉販至大陸銷售，利潤甚佳²。所以大菁深受盆地四周安溪移民的歡迎，成為當地主要的經營作物之一。木藍則為向陽多年生植物，耐旱耐濕，適宜種在日照充足的平原或溪埔地。主要分布在林口、八里及社子、士林一帶。

臺北盆地菁路古道探索

在追尋臺北盆地早期大菁藍靛產業的發展情況時，除了探尋先民移入山區栽植大菁的軌跡外，也藉由耆老口述，逐步找出線索，然後再循著先民走過的古道來踏勘，逐一找出早期菁路（或稱藍路，指挑運藍靛之路徑）的路線，這也是見證臺北盆地藍靛產業發展的重要工作。踏勘的路線是以河流流向來看，先民多是逆流上溯至河流上游的山區，找尋適合栽植大菁的地方，並居住下來，故古道上常發現傾圮的舊屋或菁畚遺址；而藍靛製成後的運送路線則是從山上挑下來，挑至庄內的渡船頭，以小船順水而下，運交士林、艋舺、大稻埕等地的商號³，或出口外銷至中國、日本等地或轉售各地的染坊使用。艋舺在當時成了北臺灣最重要的藍靛集散地，藍

靛業的興衰關係著艋舺的發展至鉅⁴。

臺北近郊因藍興衰的山城

臺北盆地早期染料植物的栽培與經營生產狀況，文獻當以大正5年（1916）刊行於《臺灣農事報》上的〈臺北廳下各地之山藍に関する調査〉一文最為詳盡。當時的調查者為楊漢龍⁵，他走訪了石碇、三貂、文山、基隆四堡，及新店、深坑兩支廳所提之報告，雖然調查的時間距離清末（1895）已有21年的時間，但對於山藍的發展沿革、種植情況、商人和農人之間的關係上，皆有詳盡的描述，可以讓我們了解早期山藍的栽培與經營生產情況⁶。其中對於當時遭逢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天然藍靛與人造藍在市場供應上的消長變化有清楚的記載，呈現出藍靛業衰落的情況。

當時大稻埕的染料批發商主要有源錦號、捷和泰染料行、林揚川染料部、生益染料行、源泰行等。由於臺北盆地四周山區生產的植物藍靛品質不穩定，批發商紛紛改以泥狀人造藍、藍靛（菁粉）、直接染料及硫化染料為主，其進口來源是透過日本神戶的合資會社及香港山打洋行為總代理商，進口德國拜耳染料會社的「獅子印」及嘉色喇顏料廠的「星印」染料為主⁷。於是更造成植物藍靛銷售利潤跌落，交易漸呈現停滯狀態。而臺北近郊百年來依靠藍靛興起的山村聚落也隨之沉寂。

1 插角山區山藍栽種實驗區

2 三峽老街 林茂興染坊

今天我們在追尋百年前的藍靛業及染布業時，探勘了先民所留下的踏布石和菁礬遺址時，也體會到先民不畏艱辛，開山墾荒的堅毅精神。這個探尋的過程，讓我們具體地了解到，大菁是北臺灣漢人開墾時最先種植的經濟作物。19世紀中葉以後，盆地近郊山區更成為北部藍靛原料的主要生產地。藍草的普及也逐步帶動了地方的開發，除了盆地四周的山城因而興起外，藍靛業及染布業的發展也直接帶起了艋舺的繁榮，成為僅次於臺南、鹿港的第三大城市，而艋舺的繁榮興衰、郊行的發展變遷與藍靛業起落更有著密切的關係。

三峽地區染坊街的出現

三峽（舊稱三角湧）地區位於淡水河上游，境內多為丘陵及山地分布，自古即為大菁染料的產地，又有清澈的三角湧溪的良好水質，加以淡水河運發達，方便將布匹自下游運送來，造就了三峽發展染布業的絕佳環境。道光年間，安溪人林資曾即渡海來此經營染布業，獲利致富⁸。到了明治、大正年間，三角湧的染布業正值興盛。當時從事染布的人口多，如佃頭陳種玉開設「陳恒芳染坊」、秀才林金井開設「林元吉染坊」、秀才陳嘉猷設「元芳號染坊」、大料崁富商簡阿牛所設之「建成染房」等染坊，約有二十家以上⁹。日治中期後，在西式服裝及日式和服風氣帶引下，洋服、西裝、布行漸多，傳統染布產業和市場乃逐漸萎縮。

三角湧街的染坊，通常以街屋臨溪的後進空間做為染布的場所。以「金聯春」染坊為例，在染坊後進即置有五、六個供染布的大染桶。三角湧街兩側的染布業者均將染妥的布匹擔往祖師廟前的三峽溪邊，在溪水中進行漂洗，並就地曝曬於溪埔地。通常染好的布匹經過漂洗及乾燥後，布面易生皺紋，所以三峽傳統的染坊中，必須再用形似金元寶的「研石」來碾布壓平。布品加工後美觀平整，頗受民眾喜



愛，且市場價格較好。這種布料加工的技术既經濟又快速，連當時日本人都稱羨此技術。三峽的染布業便是以染色及碾布技術精良著稱，素有「三角湧染」之美名。其中「陳恒芳染坊」及「元芳號染坊」更獲選代表參加日本昭和十年（1935）「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博覽會」，成為本地流傳的佳話¹⁰。今天民權老街的牌樓立面仍留有許多「染坊」字樣，染布業正代表著當時三角湧街的特色產業。

清代及日治初期，海山、樹林、三角湧地區的產業，一部份居民從事染布、伐木、製材、製樟、茶、米粉、赤糖及織蓆外，其餘大部分之居民多從事農業。到了明治33年（1900）日人調查統計，三角湧有製藍工場五所，年產四千四百斤。明治37年（1904）海山堡的農業調查，當時農業人口占三分之二，其中農作生產木藍及山藍達二十一萬斤¹¹。大正3年（1914）



- 3 金聯春染坊
- 4 染坊以研石輾布的工序
(圖片提供：臺北市文獻會)
- 5 傳統染坊內部空間
顏水龍繪圖

則有染色工廠十二家。但是到了昭和5年（1930）以後，三峽有登記的染布業只剩下二、三家而已¹²。

三角湧藍染業興起的因素

一、漢移民原鄉染織業發展的影響

臺北平原的漢移民大約自康熙中葉開始渡海來臺，移民中以來自藍靛業興盛的福建地區佔大多數，例如在《閩部疏》中記載：「福州而南，藍甲天下」，可見當地藍靛生產的盛況。而漢移民中的漳、泉祖籍正是在福建地區，移民們在原鄉或已熟悉或學習過採藍、製靛、染布的技藝，來到臺灣新墾地之後，便在沿海早期貿易發達的城市，如臺南府城、鹿港、艋舺等發展成集市的染坊、布街和染郊組織，因此臺灣早期染布的染作技法皆已完備，尤其因為本地也生產豐富的藍靛染料，藍染棉布成為早期居民的主要服飾¹³。

臺北盆地周緣山區，在道、咸、同年間，移民大規模種植藍草，再以高品質的藍靛染料輸入福建、江浙等地，並以此作為淺山地區鄉街染坊的原料，因此三峽地區安溪移民以原鄉帶來的染布技術，帶起藍染業的發展，與明清時期大陸染織業的發展有極大的關聯。

二、自然環境適宜與原料供應充足

1. 氣候環境適宜藍靛染料的栽種

臺灣植藍有兩種品種，一種為生長在平地的木藍，又稱小菁；一種為適宜在山區水岸生長的山藍，亦稱大菁。兩種藍草所製成的藍色染料皆稱為藍靛。三峽地區藍靛植物的栽種紀錄亦有大菁（山藍）與木藍兩種，由於氣候溫暖潮濕，境內地形多丘陵、野溪，樹林幽密，是大菁良好的生長環境，據筆者調查，三峽淺山地區全部都有山藍的分布。當時「近山盛產藍菁，故住民以染布為業者很多，一年所用染料小菁不下二萬二千五百圓。」¹⁴同時在海山堡農業生產中，木藍及山藍之生產達

二十一萬斤之多¹⁵。於是自三峽山區各庄源源不斷的藍靛染料，是支持染布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2. 三角湧溪水質適宜染布

源自於三峽熊空山區的三峽河，與大溪的水質同屬於軟質水，也就是溪水中礦物質的含量較少，適合做米粉、染布及製作青黛之用。大料崁溪（大漢溪）流經樹林、土城等地的水質屬硬水，內含鈣質，適合釀酒之用¹⁶。移民們利用三角湧溪的水質來染布，故自三角湧街下街靠近祖師廟口處，在道光年間，開始有染坊出現。三角湧溪在街區上游有三條溪水，即三角湧溪、中埔溪（土地公坑溪）和麻園溪，其中以中埔溪的水流適中，水量穩定，可以用來洗滌藍布，洗布區約在清水祖師廟前方河道至八張附近。

3. 交通的便利，原料供給快速

三角湧位在大料崁溪、三角湧溪、橫溪交會之地，水運交通十分便利，自清乾隆年間，水運即興起，道光、咸、同年間，山區產業大興，更加強與新莊、艋舺、大稻埕等城市間的貨運商品往來，染坊需用的棉布、苧麻布，除自艋舺、大稻埕運來之外，亦有由附近地區提供本地的土布或苧麻布。布匹種類包括棉布、苧麻布、苧麻棉布。在開港之後也進口不少外國布匹，到了日治時期，日本布匹逐漸成為大宗之一，也有部分英美棉絲輸入。

咸、同年間，山區的大菁栽種漸受到茶葉侵奪，染布業者因未能獲得穩定的藍靛染料，亦調整其供應的管道，以往的交易多需經過中間商「菁行」的仲介¹⁷，在1870年代後，染坊逐漸減少向「菁行」購買染料，改而直接向農民購買，以減少交易的手續支出，更直接掌握藍靛的來源¹⁸。而隨著藍靛生產脫離「菁行」的控制，往來各地的藍販商人，趁勢搭起農民與染坊間的橋樑，透過專門販售藍靛的



5

「菁仔客」¹⁹，穩定而信任的藍靛供應，維持了三角湧街染坊的經營榮景。

在染料的輸送方面，從清末的藍靛染料運送，到大正年間的合成染料的購買，皆賴三角湧溪便利的水運。染布業鼎盛時期，除本地供應的藍靛外，甚至遠在基隆暖暖、石碇、社子、八里坌、艋舺、大稻埕等地的藍靛，都有運賣到三角湧的紀錄²⁰。船運更是每日進貨布匹，運貨到外地販賣，例如周勝發染坊為防水客偷斤減兩，甚至自行買船運布販布²¹。船運在鼎盛時期約有七、八十船往來，到大正6年（1917），三峽仍有帆船五十艘之多²²。

三、安溪移民帶來染布技術

1. 移民祖籍與原鄉的關係

明清時期中國大陸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地皆有植藍製靛的生產紀錄²³。三峽地區的移民又多來自福建泉州府安溪縣²⁴。在明代嘉慶年間，福建《安溪縣志》即有藍靛生產的紀錄。清代乾隆時期至民國初年，江、浙、閩等地出現更多的記載，其中泉州府、福州府、晉江縣惠安、永春、安溪、南靖縣等地的地方志書中，對藍的種植、染布及藥用，有清楚的描述。可見在福建各地（尤其是泉、福、漳州等地），藍靛生產之盛與品質受江、浙地區染坊歡迎的情況。而來自這些地區的移民，當然有機會接觸到藍靛產業相關的訊息，甚而有如林茂興染坊商人林國品，在家鄉即習得染布技藝在身，渡臺來到三角湧地區，當發現淺山地區能生產品質優良的藍靛染料，便能大展身手，開起染坊了²⁵。

2. 染布技術在地深化與本地資源的關係

移民身懷染布技藝來臺之後，必須試探本地山區所產林木之物種，是否符合染布品質的堅牢度與著色效果，染匠們歷經代代的嘗試，發展成本地技術，例如染黑色時，必須將白布先以薯榔煮染上褐



色²⁶，1905年，法國曾派雷吉納樂德·康（Reginald Kann）來臺考察，亦觀察到：「中國商人以每石7—8角的價格向種植這些塊莖的山地人購買，買回後把他們切成很小的碎片，然後丟到沸水裡面，水就變了顏色，再把想要染的東西浸到裡面。本地人聲稱，用這種方法處理過後的布料變得比較耐用，也可放得久一些。」²⁷ 利用原料中的丹寧讓布材更易上色，然後以藍靛染之，再以澀木（俗稱澀仔）樹皮煮成的澀仔水浸染，最後以研石碾平、研光。這道工序有別於福建原鄉的作法，漂成的烏布歷久不褪色，甚受歡迎，尤其中國內地人人搶購，成為名聞遐邇的「三角湧染」。像這樣經過染匠們利用在地的材料與水質，加以改進研發的獨門染布絕活，便成為染布業在三角湧街同行結市的穩定因素。

四、時代環境下的市場需求

1. 中國各地變亂，造成藍草產地的破壞

明清時期在江、浙、閩、粵、湘各省是中國藍靛主要生產地區，尤其以福建藍靛品質最佳。但在清中葉以後，國勢漸衰，變亂不斷，加上列強侵襲，從乾隆年間的苗亂，嘉慶年間的白蓮教之亂，道光年間（1840—1842）的鴉片戰爭、咸豐年間太平天國之亂，到了同治年間（1853—1868）又有捻亂及三次回變（1855—1877）。直到光緒10年（1884），才穩定



- 6 2001溪畔漂布體驗
- 7 復原浸泡大菁的菁畧
- 8 菁畧池打靛過程

各地情勢，其中太平天國之亂使清廷元氣大傷，長江流域死亡人數達四、五千萬人，嚴重影響江南、閩、粵地區的經濟發展，再加上當時人口過剩，農村破產，農民失去土地，流離失所。不但傳統棉織手工業遭到破壞，連帶也影響了藍草的種植與藍靛的生產。

而在當時「臺灣物產以米、油、糖為大宗，苧麻、靛青次之。」²⁸，「煤為巨宗，茶亦利薄，實使教種於同治初年，靛青、樟腦、糖蔗之屬尤多。」²⁹在此情形，江南地區藍靛缺乏，染布生產停頓，民生物資缺乏，依賴臺灣米、糖、藍靛、染布的進口，是市場上迫切的需求。

2. 兩岸經濟區域分工，地域城鄉分工的現象

臺灣早期移民多從事土地開墾工作，手工業方面並不發達，在平原土地水田化，人口增加之後，日常生活之需皆須依賴進口，於是和大陸間形成兩岸區域分工的現象³⁰。兩岸經濟貿易互供所需，藍靛業與染布業亦是兩岸經濟分工下漸漸興起的行業，在《臺海使槎錄》的紀錄中，亦可看出當時分工的情形³¹。

在臺北盆地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艋舺地區因水運條件優，成為貨物集散及商業中心，淡水河流域商品都聚售於此。三角湧地區自道光年間興起藍靛與染布業之後，便與艋舺形成一種「城市—鄉街—村庄」

的分工模式，由艋舺等地供應白棉、苧麻布及藍靛染料，在三角湧街染製加工，再運回艋舺的郊商，外銷盆地內各鄉街，或出口至外國。此一運銷管道是道光、咸豐、同治年間艋舺「金益泰」、「金聚成」及「德春行」等郊商或墾號所建立，一直持續至日治大正年間。

3. 開港後北臺商況興起

乾隆年間，艋舺地區首先出現較具規模的商業組織——郊，負責貨物進出口貿易。乾隆57年（1792）八里坌港開港與福建之五虎門、蚶江口對渡，北部商業開始興起，以茶、樟腦、煤炭、藍靛為出口大宗。各行郊皆聚於艋舺，成為盆地內貨物集散中心。咸豐10年（1860）淡水開港後，艋舺商況更加繁榮，是北臺灣商業中心，淡水港所有貨物皆在艋舺集散。之後大稻埕亦因茶葉大興，茶行林立，到1898年已是臺灣第二大城市，僅次於臺南，而臺北盆地周圍的山區鄉街也因樟腦、茶葉興起，成為鄰近村庄山產的集散地，人口的增加與民生消費的需求擴大，使得三角湧街染坊的商況大為提振，同治、光緒年間，又有艋舺德春行的黃龍安墾號大舉進入永福庄山區植藍拓墾，以及「陳恒芳」、「周勝發」、「元芳號」等染坊的出現。到了日治時期，由於島內鐵路及陸路交通的完成，三峽的染坊也透過鐵公路



及船運，將各地布店以寄金購買的染布品，運至全臺各地，遠及花東、屏東等地。

五、移民重商趨利的風氣

1. 藍染業獲利高，技術根基穩固，吸引三峽的地主富商投入

藍染業在三角湧街出現後，由於時代背景和地理環境的配合，成為獲利最好的行業，原本經營雜貨店的三角湧富商如林國品、張亦樂改而經營染坊，原為耕讀世家的地主陳種玉及秀才林金井「棄儒從商」，而地主陳嘉猷、陳國治則「亦儒亦商」，除原本從事的樟腦、茶業外，兼營染布業，甚至乙未年抗日事件後，原本經營樟腦事業有成的抗日領導人陳小埤後代陳年茂、陳榮標、陳紫雲等，亦轉經營染坊。由於地方上染布技術根基穩固，布品經久耐用，搏得市場商譽，甚至也吸引了大料炭抗日領導人簡阿牛，在成立萬基公司經營樟腦事業後，亦到三角湧街來開設「建成染坊」。有了這些地主、富商的投入，三角湧街在日治初期至大正年間染布業大興，所產布品行銷島內外各地，尤其受到桃、竹、苗客家莊的歡迎，成為最具特色的行業。

2. 同行結市、師徒相傳，形成染布店街

三角湧藍染業的經營人，約在乾隆中期後陸續來到本地拓墾，由其祖籍觀察，幾乎都是來自安溪縣積德鄉、修仁鄉的林姓、陳姓與李姓家族，有著十分相近的地緣關係，而臺灣乃新墾地，機會大好，移民們在此開墾成功，擁有田產或賺了家產之後，又回到原鄉邀集親族來到三角湧街共創生意。加上原本在染坊中工作的師傅也自立經營染坊，如此逐漸聚營結市。以下列舉數例：

道光年間，「林茂興染坊」二房林國品在三角湧致富之後，回鄉邀其長兄林國章來臺，而族親林資遠、林文遠亦隨後渡

臺，到三角湧街開設染坊或布店。再如陳種玉之祖父陳朝富，在渡臺後，隨臺北市公館陳家芳蘭莊族親設帳授徒，道光24年（1884）來到三角湧，承典了房親清雲、朝愷、朝定、四顧等人在石頭溪庄之瓦厝，設籍在三角湧。觀其祖籍，乃與林國品、林資遠為同鄉同里之鄉鄰。

「陳恒芳染坊」陳種玉的祖父陳朝富，祖籍是「積德鄉新康里下龍縱堡芳亭後坑埔厝」陳家³²，與「元芳號」染坊陳嘉猷之祖籍「積德鄉新康里龍縱堡下林東芳亭聚厝」³³至為接近，兩家為原鄉鄰村之鄉親，來三角湧後，歷代族親亦往來密切，日治初期，經常互相成為買賣土地時的中人或代筆人。

其次是師徒相傳的情形，金聯春染坊廖水田自大陸來臺，原為元芳號染坊僱傭之人，因其工作勤快、染技高超，受陳嘉猷秀才關愛照顧，還借300大圓讓其自設染坊。永裕染坊楊清江原在恒芳號染坊工作，後入贅陳家，娶陳國治大女兒，自設染坊經營；如此師徒相承，藍染業在三角湧街擴展開來，成為北臺灣最具特色的一條染布街。

從環境的適宜，染料及棉布來源的供應，到染布技術的提升，島內外市場需求，及染布師徒相傳，使藍染業在三峽發展起來，成為日治時期本地最具特色的行業。

1990年代以降振興三峽藍染文化的社區運動

三峽藍染業由於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遷、民間崇尚日式、西式文化和受到日治晚期戰爭的影響，傳統人工生產的染布業無法和現代新式的機械生產染整業互相競爭，在日治昭和20年（1945）戰爭結束前已然消失。在沉寂了將近半個世紀之後，1990年代，全球掀起一股環境保育的自然風，臺灣的社區總體營造意識抬頭，每個鄉鎮都在積極尋找自己家鄉的文化特色，一群

9 2007三峽藍染節藍染服裝秀得獎合照



關懷三峽社區發展的在地居民，積極促成了「尋找失落的三峽染」的文化尋根活動，從而喚起三峽人對藍染產業的重新定位，一場熱鬧的三峽藍染文化社區運動就這樣展開了。

一、三峽社區藍染產業文化的重現

1993年，三峽民權老街在解除三級古蹟指定後又面臨拆除的命運。筆者深感三峽老街是地方上重要的文化資產，於是聯合關心鄉土文化延續的在地居民，積極奔走請命，催生三峽老街再發展委員會，爭取老街保存與住戶最大的權益。在近二十年來艱難的老街保存運動經驗中，社區民眾了解了三峽歷史建築文化資產保護的重要，進而導引出三峽藍染社區工藝發展的新計畫。

1998年5月，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今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馬芬妹老師與筆者聯繫，希望三峽的朋友能協助採集北部山區的藍草，於是自此踏出了三峽藍染技藝學習的第一步，開始實際參與採藍打藍工作。

1999年三角湧文化協進會提案進行「三峽染推展計畫」，並邀請陳景林老師就近來指導。8月，在陳老師的指導下，我們以在三峽親手採摘的大菁，建製一桶藍染液，染出七十多年來的第一條藍巾，內心真是驚嘆又興奮。同年10月，三角湧文化協進會開始籌組「三峽染技術復原工作

團隊」，由理事長周阿金女士聘請陳景林老師擔任顧問，指導三峽社區民眾學習藍染技藝。並於2001年4月成立了「三峽染工坊」，希望以民間社團的力量，結合社區營造理念，開始推動三峽藍染產業文化的歷史調查與技藝學習計畫。

藍染技術的保存與復原工作，首先是探尋傳統的染布工法，從日治時期的文獻資料中，找出栽種與藍靛染液製作技術的記載，進行藍靛植物的復育栽培與染液製作。然後針對文獻記載與耆老口述，加以比較分析。再藉由現代工具技術的協助，進行實驗印證，成為三峽本地的工法經驗，並逐項紀錄三峽藍染復原工作的歷程。

天然植物藍靛染液皆採用發酵法建藍，所發酵出來的染液，染色效果佳、布品的堅牢度高，連初學者都很有成就感。並先後在鎮內各國中小，結合「藝術與人文」課程，進行藍染教學。目前在街區的中國國小及在山區的插角國小，皆有藍染的教學課程。社區的藍染工作者也紛紛成立工作室，藍染漸漸成為三峽地區特別的文化產業。藍染工藝的重現也引起了臺北縣文化局的注意，2002年8月舉辦了第一屆的「三峽藍染節」。2004年的藍染節更進一步邀請輔仁大學織品系協助，嘗試以數位典藏技術推展、行銷藍染商品，創造在地工作者的產業發展契機。期望這股熱愛藍染的產、官、學界及研究者所形成的凝聚

力，能持續發揮它的光與熱，為三峽藍染產業文化的再生，創造出光輝燦爛的扉頁。

在此階段三峽社區在染色工藝技術的學習，主要包含藍靛植物栽植、採藍與製靛、發酵與還原、染色與氧化、染前處理、染後處理等前段基本工序。然後再進入素染、蠟染、縫紉染、夾染、型染、拓印染、生葉染等不同的染色技藝探討。此外，也進行複合技法的染布技法練習³⁴，能夠適當地運用複合技法，才可創造出多種多樣的產品來，例如服裝、飾品、燈飾、包袋、壁掛、餐墊、門簾等生活日用產品開發，皆運用多種加工成形技法之必要³⁵，染色技法的提升與精進，成為三峽地區藍染工作者重要的努力方向。

二、社區藍染工藝技術的開創

三峽社區藍染工藝之推動，初期以尋找傳統染布技法為主，探索當時的素染技術，其染出來的布品以素色為主，並無花紋圖樣。其後，邀請國內染藝老師指導，學習各種不同的染色技巧。目前地方上從事藍染的工作室，利用各種不同的布材，嘗試不同的染布工序，其所染出來的布品，花樣豐富多元，與百年前三角湧街所染的素色布品相較，其質感與色澤有過之而無不及。

現今三峽藍染工藝的發展，皆以天然植物藍靛為染料，選擇棉、麻、絲三種材質的布材來染色，在染色的技法上，以各種「防染法」施染，如絞染、蠟染、糊染等，表現花紋色彩於織物上，提供染布業者更廣闊的發展空間，自由揮灑符合現代感的創意設計，一點都不亞於時尚流行的服飾，而手工植物染的特性，更使穿戴者呈現一種清新脫俗的美感，這也是鍾情於藍染技藝者，樂此不疲的原因。

結語

在國人提倡環保、珍惜自然資源、追求無污染環境的覺醒下，植物染色技藝的學



習，成為一股風潮。藍染技藝的再現，與先民在三角湧開墾發展的奮鬥歷程相關聯，一方面也思考藍染技藝如何在科技發達的今天，結合社區資源，推廣藍染工藝技術，呈現出兼具傳統與現代感的內涵，而這樣的想法，相信也是目前從事染色技藝研究的朋友，共同關心的議題。

從三峽這十年的藍染學習歷程來看，三角湧文化協會所扮演的引導性角色是相當重要的。回顧過去所舉辦的相關活動，約可歸納為：採集與製作、考察、技藝研習、推廣體驗、藍靛色素研究、聚會討論、專題講座、學術研討會、展覽及媒體宣傳等項，其中以推廣性的體驗活動最為頻繁，且影響的層面也最寬廣。其次為採集與製作、讀書會形式的定期聚會及技藝研習。從社區總體營造的角度來說，三峽以藍染工藝的復興，帶動了社區學習風氣與社區文化發展，目前已具相當成效。

筆者認為三峽藍染未來的發展，仍應持

續進行三峽藍染史料的整理與出版工作，爭取在三峽老街上，重現百年來傳統染布店風采為首要目標；其次是繼續協助鎮內學校及社區推展藍染技藝。期以務實的工藝技能、頂真的工作態度，開創藍染多元新風貌，深化以天然、健康、生活應用為

訴求的三峽藍染的在地特色。使鄉土文化與新時代的藍染創意造型緊密結合，營造活力與創新的三峽藍染文化，使「三峽藍染」成為三峽文化觀光的代表。🌿

參考書目

- 三峽鎮志編纂委員會，《三峽鎮志》，臺北：三峽鎮公所，1993。
- 王世慶，《淡水河流域河港水運史》，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6。
- 王志鴻，《光復前三峽街莊的形成與發展：一個淡水河內陸河港聚落的人為環境變遷研究》。桃園縣：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北縣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97。
- 平溪鄉公所，《平溪鄉志》，平溪鄉公所，1997。
- 李瑞宗、陳玲香，《藍：臺灣的民族植物與消失產業》，臺北：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2000。
- 林炯任，《三角湧街開發史話》，《縣民大學系列講座第十六輯》，頁99-119，臺北：臺北縣政府文化局，2000。
- 林炯任，《臺北盆地藍靛與染布產業歷史的探尋》報告書，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2004。
- 馬芬妹，《青出於藍—臺灣藍染技術系譜與藍染工藝之美》，南投：臺灣省手工業研究所，1999。
- 陳培桂，《淡水廳志》，1963，1993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重印。
- 溫振華、戴寶村，《淡水河流域變遷史》，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
- 蔡承豪，《從染料到染坊：17至19世紀臺灣的藍靛》，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2。
- 蔡承豪、蕭景文，《尋找失落的產業與先民的回憶：清代平溪的藍靛業》，2004。
- 謝永河，《北部郊山踏查行》，臺北：野外雜誌社，1982。
- 楊漢龍，《臺北廳下各地的山藍に関する調査》，《臺灣農事報》第110號，1916。

註釋

- 1 蔡承豪，《從染料到染坊：17至19世紀臺灣的藍靛》，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2，頁82。
- 2 省文獻會，《臺北縣鄉土史料》，頁898。
- 3 王肇經 2004.5.22 平溪訪談。林上山 84 歲 2004.5.22 平溪訪談。許沛興 84 歲 2004.7.20 石碇訪談。
- 4 林炯任，《臺北盆地藍靛與染布產業歷史的探尋》報告書，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2004，頁21。
- 5 楊漢龍，《臺北廳下各地的山藍に関する調査》，《臺灣農事報》1916年1月第110號，蕭英伸先生翻譯提供。
- 6 同上註，頁60-62。
- 7 王國緯 2003.8.10 訪談。王肇經 2004.5.22 平溪訪談。筆者也發現由於菁礬大多分布在溪谷邊，容易受到急流沖蝕而毀損，消失的速度很快，一次土石流就會讓一組菁礬消失，若不趕快作更多的探尋、紀錄、維修，時間拖更久，將不易再尋獲了。
- 8 林興仁，《虎邱林氏族譜》，臺北，1981，頁448。
- 9 林炯任，《藍金傳奇-三角湧染的黃金歲月》，臺北，臺灣書房，2008，頁115。
- 10 同上註，頁151。
- 11 桃園廳，《桃園廳志》，1906，頁112-128。
- 12 三峽鎮公所，《三峽鎮志》，1993，頁1094。
- 13 莊世琦，《靛塘與菁礬》，臺北，臺北藝術大學，「亞太傳統藝術論壇」學術論文研討會，2003，頁9。
- 14 王世慶，《海山史話上》，《臺北文獻》37期，1976，頁90。
- 15 同上註，頁89、97。
- 16 李章榮、廖富本、陳忠、陳金鸞口述，筆者加以整理。
- 17 蔡承豪，《企業精神、逐利之風：晚清北臺灣產業變遷下的商人活動》，頁80。
- 18 《臺灣慣習紀事》，1902，頁30。
- 19 廖富本口述
- 20 廖富本、陳昆士、邱碧義、王金城、王國緯之口述資料整理。楊漢龍，《臺北廳下各地的山藍に関する調査》，《臺灣農事報》，1916第110號，頁123。
- 21 84歲周漢楊口述，2000.2.15訪談。
- 22 今澤正秋，《鶯歌鄉土誌》，1934，頁72-73。王世慶，前引書，頁96。
- 23 李貴民，《明清時期藍靛業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81-121附錄表。
- 24 參閱昭和元年三峽庄漢人祖籍、人口統計表，見本研究，表2-3，頁28。
- 25 見《虎邱林氏族譜》及林恭平先生口述。
- 26 薯榔（學名Dioscorea matsudai）：這種植物在原住民居住的山區很普遍，用於染料的是紅褐色的塊莖部分。
- 27 鄭順德，《福爾摩沙考察報告》，臺北，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2001，頁95-96。
- 28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東瀛識略》，卷五，《海防、物產》，1957，頁62。
- 29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輿圖》，《淡水縣圖》，1959，頁39；王怡茹，《鳶山下的染坊：清代三峽藍染業發展因素探討》，2004，頁114。
- 30 林滿紅，前引書，指出晚清臺灣與大陸間的貿易型態屬於一種「區域分工」的經濟模式。
- 31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海使棧錄》卷二《赤坎筆談》（商販），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47-48。
- 32 見陳種玉家族功德榜記載
- 33 陳氏族譜（陳嘉猷）：筆者採訪。
- 34 所謂藍染的複合技法，是指藍染產品的加工技法除了染色外，也適當地搭配編、織、繡、結、縫綴、製氈等多重技法的產品，這些技法皆為纖維或布料的加工技藝。陳景林，《三峽藍染再出發》，《三峽藍染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座談會手冊》，2004，頁48。
- 35 陳景林，前引書，頁48。